群譚採餘

三

忠義 正直 廉介 識見

1 3
389
3

增53
889
9

群譚採餘卷之三

丙卷 共五篇

忠義

正直

附宦卒匠僕之忠義而正直

廉介

識見

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百乞
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
關爲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
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
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
其謝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
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腥
闕庭褻鴈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

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
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
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
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
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岩巖試一臨虜
騎俯城陰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
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遥聞吹笛吟壯哉忠也萬古
不朽矣
宋盧襄為張巡許遠歌曰胡兒倚劒摩崆峒沱陽兵火

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
姓墨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謚也胡仲以
為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為之謚哉如伯達仲忽
名也夫既為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
死後人謚之耳且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靜安心好靜
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見孔
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
閩鄭堂題伯夷叔齊云初馬歸來坐綠陰天倫父命重

千金首陽山下中霄月照見忠臣孝子心

盧藏用紀信碑云項羽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
公惟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效躬載黃屋出東門
而北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奪諸侯之覩迴覇
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固之以
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斃請矢而不疑公孫
抱子而為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則
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鋤麑觸槐以取衰富辰
慰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為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

燒天紅渾關失守大將死鑾輿播遷峨中貔貅兵
甲照氷雪戈頭盡是生民血鯨海揚波魚鼈腥中原
盡作天山月二公擐甲怒挽搶極鬪單前皆皆裂食
窮愛妾膏斤斧愁麾蛾眉氣如縷花鈿寶髻誰復收
壯士相看泣如雨霜刀抉篋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
主雄心義骨填溝壑不得生榮肩李郭論功初入鴈
鵲樓圖形已上麒麟閣
靖康之難侍郎李若水被拘囚衣帶中詩曰胡馬南來
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處月驚

人和雪飛每事恐貽千載笑此身苴與衆人違私情
怦有尽親重益淚紛紛點客衣後初門王一謁公祠
詩寫罷豐碑欵奠匆黃風四起暗平蕪鳶胡猶日聲
猶在抱帝呼天泣未枯三鎮輕蜀貽國辱一河不守
致公俘忠魂耿耿無由瞑千載令人憾莫湏
岳飛精忠天植宋將中年最少其恢復中原之志見于
翰墨者不可殫述嘗作滿江紅詞曰怒髮冲冠凭欄
處瀟瀟雨歇臺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
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

切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
山缺壯志饑飡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
拾舊山河朝天闕　國朝長洲文徵明和其詞曰拂
拭殘碑勅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来何
酷杲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
更堪憐風波獄豈不惜中原蘆豈不念徽欽辱但徽
欽　返此身何属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
復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意殺飛者高宗私心不
過假手于檜耳此春秋推見至隱之法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
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艷於獄也實請具浴拉
脇而殂徽卒隗順負其屍出瑜城至九曲叢祠中故
至今五顯廟尚靈讐在大理寺墻下順葬之北山之
滑身素有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於上記焉及
順死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爵賞汝
告言曰棺上一鉛簡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
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為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
其言而屍色如生尚可更斂禮服

元徽之挽文天祥詩云塵海烏能活墾舟燕臺從此築
幽囚雪霜萬里孤臣老光岳千年正氣收諸葛未亡
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難論天地無
窮草木愁　又云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
吹子房本為韓讐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鳴湖龍
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人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
憑淚時　又學士王磐以詩哭云大元不殺文丞相
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蓋日忠如蜀將斬顏
時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書編

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

元師逼金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刎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又何戰為遂赴汝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衆政孛术魯等凡五百餘人皆死之夫一人死節固云難矣至於五百人同出一心豈不尤難乎必其一時感激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為而為也

洪武中劉伯温過安慶作沁園春哀余忠宣公闕其詞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為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析奸貪棺槨風雨人道先生鐵漢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柩溺權禎清名要繼文山使廉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闔門杭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温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黄金難鑄白璧難完

韓成虹縣人癸卯四月僞漢陳友諒鑿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七日從　太祖親征大戰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復一戰交鋒既久賊衆不退

一時群將計無所出 上方詵帝成進曰臣聞古之
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龍袍冠冕與
上同服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後友諒既死 上念
成不置命中書省議所以報之者於是中書省并以
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成為首
功立祠於廬即山設像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
文曰天生忠勇翌我明運大戰鄱湖天命斯定方醜
虜之陸梁咸忻衝而爭奮或代主以殺身或敵愾而
致命或丧其元于執戈或殞其屍於他境嗚呼忘身

狥國不世之功神洋其如在節凜凜以猶生亦有
宣力効忠同死王事功未録於當時名不傳於後世
咸茲血食以永斯祀後有人題詩云鄱湖鏖戰不生
還是我 皇家第一關 聖祖開基天地父將軍正
氣斗牛寒義同紀信君臣際功在張巡伯仲間萬古
精忠應不泯白雲明月滿廬山

刑部左侍郎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
部左侍郎建文君初即位諸大臣言藩王周齊湘代
岷相繼變告潘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畧有威望者為

守臣鎮之乃以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
命及詔議燕昺貴遂集兵守王城　成祖稱疾不出
張玉朱能請起兵　成祖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檎二
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遣中使逮燕府官校
成祖盡縛官校置庭中給中使召昺貴與械人去昺
貴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千户譚淵縛昺貴　成祖
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昺不服死之冤
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詗
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燕府得為備昺死
以友直為北平參議請難後族昺家焚殺近戚程亨
輩遠戚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上嘗憂昺被髮為
厲出其尸焚之面色如生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
立祠祀之　右首事死者五人　張昺　謝貴　張
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建文諸臣成仁取義之死
有見于此而已　詔　盧振　彭二　夫

燕府伴讀俞逢辰字彥寧國宣城人為燕府教授陞
伴讀　成祖將舉事逢辰聞其謀遺書戒子示以必
死及起兵逢辰泣諫死之　右諫死者一人夫伯夷

叔舜民到于今稱之以夫子為之論著也明詔所及
逢辰将不與夷齊並傳扎
都指揮皂旗張者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北
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
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兵異之右力
戰死者十人 瞿能楚智莊得孫泰俞通淵宋瑄楊本徐讓衛健皂旗張 夫謀人之
軍師敗則死皆能致命遂志者也
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後復姓姚
居魚寨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生時扁讀書所

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鄉舉
歷祈門丞同知盧州重慶所至有聲三十年權知蘇
州府初
太祖以吳民染夷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罣者更枷短
長訟蜂起難治善考求治道因倍救正轉稱大治隱
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曰姚善
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退善白邀
還辭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避入太湖善歎
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

高善願見不可得欲往候芹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
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若明
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胥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
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公今日有官守姑舍是事
有急於此者善益趣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
書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
時北兵已南徇善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
相約勤王薦芹為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
策防禦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曰人

有文武材器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
狼狽須急召之乃召還二人四年詔善無督蘇松嘉
常鎮五郡兵勤王　成祖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
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
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去
善為太倉衛鎮撫陳斌縛見　上詰善曰若一郡守
乃敢舉兵杭我耶善杭以大義聲不絕而死時七月
十日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
州坐配保兒項兒永樂九年猶繫獄正德十一年湖

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右守城死者凡十有九人
陳植　馬宣　宋忠　余填　陳贄　朱鑑　彭聚
楊松　王彬　姚善　鄭華　唐子清　魯濬　鄭恕
崇剛　蔡運　向朴
樊仕信　黃謙　夫封疆之臣死守社稷諸臣可
謂蹇蹇匪躬矣

文學博士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孝孺
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
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堯勤守瀝南遊
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嘆
不得孔子為依歸從宋濂遊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

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顧未視文藝以明王
道闢異端為已任時又以為程朱復出嘗卧病絕粮
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
五年以吳沉楊樞薦召見太祖謂樞曰孝孺孰與
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皇太子錫宴故歌其几以
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上聞之喜謂皇太子曰此
莊士也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每面試
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注曰異人也吾
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

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孺名釋之二十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
用孝孺時稍權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
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
仁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名其讀書廬曰正學
皇太孫即位初以　太祖遺令必先召孝孺乃召還
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與董倫備顧問凡將相大
政議輒咨孝孺建文君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
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席前批答孝

孺詩曰斧扆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
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
御爐香遶玉欄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
官時大召名儒脩高廟實録及類要諸書孝孺為總
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箴命神賈孝孺
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此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為文學
博士即以授孝孺北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
手北兵既渡淮及江上晝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
遜去孝孺衰服晝夜慟哭　成祖以姚廣孝言廣孝

云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使廖鏞兄弟召孝孺不肯屈　上令鎮撫伍雲收孝孺孝孺杖衰絰至闕下大哭　上怒繫獄猶遣人諭之曰再三不從詔天下又使孝孺草詔及見悲慟徹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令安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曰朕家事先生何自苦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

筆於地大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耳孝孺奮然曰殺我十族亦無若何且罵大哭　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磔之聚寶門外罵聲不絕孝孺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柳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氏鄭先已經死籍九族毋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皆誅戮　上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為一族誅之凡坐死者八百

四十七人謫戍死者復数百人典史魏澤匿其幼子
彭養吾詩曰神考早謝世太孫椎正適嫌隙日以開
談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常
輕佻故無匹蹤跡類叔文論事時造膝一旦削侯王
勿惶何太急斯人暗大體國釁此爲隙漁陽動地来
六軍盡股栗齊公爲司馬折衝乃其職内相方夫子
樞機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之死矢靡他
罵護井如蜜詬貴賢士模萬段奚足恤後来奸佞儒
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個儻有志操洪武
八年鄉薦辟郡學訓導嘗代郡草賀萬壽表　太祖
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以通經薦召為翰林編脩陞
侍講山東左參政補皇孫盜民德之陞雲南左布政
使時普定曲靖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士兵擊破之建
文君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沂等徵迪為禮
部尚書二年知貢舉是年水旱詔集議迪言刑獄未
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
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逋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

負失今不恤必嘯聚為亂宜使有司招揀其不願歸
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凡二十
餘事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辭不受北兵起上疏
陳大計與齊泰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恐損
國威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
師成祖即位召迪責問抗辭不屈與子鳳山冊山
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
罵不絕口割山等鼻舌熬熟食迪吐唾益指斥遂俱
磔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

河帶礪此丝綸千秋公論明如日照徹區區不二心
又有五噫詞並悲烈家人俟来保者拾其遺骸歸塋
縣計家橋洪熙初詔旌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
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徐觀復於迪
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
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
兵部尚書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
事中改五軍斷事秦對詳明 太祖喜賜字曷石藩
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 上屬鉉立決 上益

喜凡決訟獄盡屬鉉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
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給足五月北兵
圍濟南急鉉及徐將軍盛統兵高密憲宋參軍張都
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大挫北兵　成祖隄
水灌濟南濟南人恐鉉曰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
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
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成祖大
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杈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
約候　成祖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杈板橋刀遣人請
成祖入撫諭　成祖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
皆登城伏堵間　成祖以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杈
亟下傷　成祖馬首　成祖棄馬取從馬走至橋
橋下伏兵殺斷橋橋不可動　成祖得過橋復合兵
圍濟南鉉令守陴詬罵北兵大怒攻益急鉉隨機應
敵間出兵累敗北兵至秋七月不能克姚廣孝曰師
老矣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
今南去其留守北平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
縣堅守者爰郭布政輩書生參公能出奇兵陸行

柢真定南來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桑公便宜署部號召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將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桑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晝夜躡之大桑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旦夕平矣鉉以軍餉聚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才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麐歌激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圍

擊　成祖得由東北角潰圍出張玉戰沒建文君以濟南功賞鉉進布政使命翰林陳檢討賜金幣吏部魯主事頒誥命封三代再陞兵部尚書桑盛庸軍務平安戰小河鉉援之北兵連敗王真戰沒中原震動成祖欲北還以諸將言乃引兵南下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成祖即位鉉擁殘兵駐淮南執鉉至不肯屈令煬其肉納口中鉉嚼而唉之問

曰食之并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食之有何不并
劈碎其體至死猶喃喃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
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安置南海子福安戍
河池康安習匠尋皆死

左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洪武十
八年進士父伯尚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
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竹庄先生
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
長籜龍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謂曰異日子必為良

臣我當為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狥名而不求
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因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
忌諱　太祖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母喪力行喪禮
復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與賽義為
左右侍郎又改左副都御史特見信用景隆懷異志
密通款於燕屢喪師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之曰
景隆以功臣子燕至戚為上公奉命出師朝廷何負
於汝汝乃謀叛耶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叩
首言此賣國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罪

誅建文君怒罷朝廿兵既渡淮靖康府直吏蕭用道
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
下廷臣又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
此尚不能容言乎詬者愧而止成祖即位臨安指
揮劉傑縛子寧至李景隆請誅之上責問子寧語
又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
血大書石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棄市者一百五十
人姻戚逮戍邊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為
鄉人所持以告楊榮營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
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為金川書
院祠子寧刊其集行於世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年十五讀書寶香
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牛馮之歸此入門縱之乃
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元士尋
又改為士源又復為給事中時諸王服乘多僭敬乘
間為言此賈生所謂舛也太祖笑曰爾言是朕慮
未及此耳因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

王来朝敬密奏裁抑宗藩畧曰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於南昌以絶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驩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為此言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敬嘗抑姚廣孝成祖執敬欲殺之而憐其才曰敬欲徙朕内地建文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姚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囊底傑物耳使敬言聞上豈有今

日哉上乃殺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如生夷三族後四十年侍講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質敏孝弟立朝慷慨英發爰所建白美姿儀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制皆能究察文詩端板石砭落所著有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

右副都御史茅大芳楊州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嘗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詞之句或贈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

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祖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
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渥大芳感激頴其堂曰
希董方孝孺為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敢大和雅不亢
不諂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云建文元年擢右副都
御史北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
何聞道將軍志未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
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
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年八月十七日被執死
之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

有希董集五卷
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博學修行　太祖
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芳祠見壁間題竹云凶人無俗
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
曰此誰詩也對曰里塩中儒生胡閏　上識其姓名
洪武中薦至　上曰此鄱陽廟題壁詩者也授督府
經歷建文時以直諒知名遷右補闕進大理少卿北
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之籍其
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戍遼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

祀之學宮

監察御史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於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為監察御史諸論奏皆國家機要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　成祖召翔翔丧服入見大哭語不遜遂族翔汶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成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以其地為漏澤園

陳思賢　教授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玨　鄒君默

魯廷瑞　呂贊　生員　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

洪武末為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行藝勗諸生隨才教誨多所成就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陳林鄒魯呂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嘉靖中提學邵銳立祠祀之右逮而論死者凡五十人

方孝孺　鐵鉉　黃子澄　齊泰　陳迪　練子寧　卓敬　胡子昭　茅大芳　周濟　司中　戴德彝　高翔　董庸　王叡　葉希賢　李文敏　湯宗　葉惠仲　張倫　王資　陳應宗　林玨

黃魁　陳繼之　謝昇　黃孝清　耿璿　程通　周拱元　陳思賢　伍性原

郭任　彭與民　王度　巨敬　宋徵　陳彥四　倪諒

胡閒　鄒君默　魯廷瑞　呂賢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　太祖賜令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五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録用輝祖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元學書善大字戊寅閏五月建文君即位特見信任召對密言燕邸事八月兼太子太傅燕世子及弟高煦高燧入臨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不可輝祖察焉煦有異志

密奏他日必為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增壽駙馬王寧庀之乃悉遣歸俄湯宗上變告北兵起與齊黃暑貴謀議二年李景隆北伐輝祖帥師繼之白溝戰敗輝祖為殿獨全軍而還四年援山東敗北兵於齊眉山燕將皆懼議旋師建文君乃召輝祖還何福遂以無援不能遏敵北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成祖入金川門群臣勸進獨輝祖不屈成祖親召問嘿不應下吏令自招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死耳　上大怒削

爵秩勒罷尋下獄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上曰
輝祖與齊泰黃同罪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
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功不
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殁後祿輝
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嗣魏國公又乞守墓上
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卒右繫獄死者一人夫柜命
於方將之時猶可能也抗節於勸進之日是難能也
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若輝祖者所謂世臣非耶

河南左參政鄭居貞其先徽州人居貞豐頰美姿髯父

潛官閩中居貞從尚書黃泰甫遊洪武中舉明經授
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二十三年以河南試左參政
三載去吏民以不能留為憾永樂初坐方黨死有閩
南集隴行蓑歸來稿槽庭豪子孫因留居福州爪
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
翩紫鳳雛羽翻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於
焉覺德輝濟濟鏘鳴天門何崔嵬群山久相待晨
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
山諒匪遥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右

坐黨死者七人劉瑞 王高 鄭公智 鄭居貞 林嘉猷 黃希范 廖鏞

夫君子以同道為朋古固有恥不與其黨者劉瑞諸臣不廢君臣之義又全朋友之交不亦烈丈夫哉

禮部即中黃觀字瀾伯池州貴池人觀從父贊姓許受學元待制黃晫晫死節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稟戎策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太祖喜擢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二年知貢舉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孝孺並見信用

奏寢姓黃別字尚賓北兵起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安慶且督諸郡勤王至李陽河聞建文君遜位衣冠匿江東向再拜自沉于羅刹磯下是年十一月陳瑛謂觀與廖昇王叔英周是脩王良顏伯琦效死建文請加追戮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及陳瑛閱方孝孺等獄詞又簿録與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翁出通濟門先櫛其二女于河遂自沉死有司收屍棺殮以待命不報後籍其家并隸逮姻黨百餘人　仁宗初得釋縣尹龔守愚

於觀故址立祠祀之

翰林脩撰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岩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辟為仙居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贊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建文君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淮上遊兵逼江

干建文君遣使四出叔英募兵廣德聞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泰叔英曰泰二心矣今執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知事不可為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宇壞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井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齊與黃饑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走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父矣未

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無慚於後世陳英簿録叙英妻金已自經二女皆笄就錦衣衛獄俱赴井死初叔英將死時移書天台道士盛希年塗我祠山欒年收塗在州城西五里英有靜學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脩撰王原采之墓成化中知州周瑛封殖表識其墓嘉靖中編脩鄒守益謫州判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叔英以孝稱好板善類楊士奇其所薦也孝孺士奇嘗稱其立言温粹文章敷贍紆徐有作者風謝鉅贊曰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餓餓以死惟義之眺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大慟九月詔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徇為衆劫去良乃集諸司印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

汝耳妻曰我何難遂餽良食抱其子欷歔如廚置其子池邊自投死良飡妻畢即刎薪於戶焉遺嘱付家人令妾抱幼子逃匿以存宗祀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成祖曰死本良分印不得輒毀毀印有罪從其家於邊編修黃佐為良傳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為祠祀良劉瑞銘曰允烈王公妾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赫且明矣

衡府紀善周是脩江西泰和人舉明詩為霍立學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為善 上喜擢周府奉祠正踰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建文弟也當是時衡王未之國是脩留翰林脩纂國史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為動北兵渡江是脩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為贊繫衣帶上自經于尊經閣下時六月十五日年四

十九是修嘗約楊士奇等同死事貤之後士奇為是
脩傳語其子曰使我與若翁同死今誰為翁傳者是
脩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為取襟懷坦直而
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家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
究為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
所著有詩經小序詩譜集義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
綱常懿範遡言家訓蓼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
得失為戚故其言無不直烈婦不以死生為慮故其
行無不果乃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蓋無愧其言

云倖即何孟春曰文廟渡江時翰林諸公能先死者
周是脩也諸公貤約雖有王魏事業蓋亦愧矣

沛縣知縣顏伯璿江西廬陵人名璟以字行唐魯公之
後也孝友嫻睦鄉黨稱其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
沛知縣北兵起李景隆屯兵德州伯璿率淮北民給
軍餉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兵過沛沛人逃匿伯璿
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
禦又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所存皆老弱是月望日北
兵攻沛伯璿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

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玨次子有為還曰
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
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
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
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二十二日夜二鼓
北兵入東門楷揮王顯迎降伯琦冠帶升堂南拜慟
哭曰臣無能報國乃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
逐刎以從胡先收葬伯琦父子於沛南関外玨脫走
正統中御史彭勗為伯琦起墓立祠祀之尹直贊曰

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
侯死無二力屈援絶甘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刎死
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
照耀青史

監察御史魯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
為監察御史舍潘王来朝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
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
道不拜大不敬建文君曰至親勿問北兵逼議遣書
燕使罷兵息臣無敢行者鳳韶慷慨請行姚廣孝勸

却其書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吏部侍郎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厲妻李氏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李年二十九亦自經死

駙馬都尉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才智能騎射諸駙馬中　太祖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君北兵起殷兗總兵官鎮守淮安　成祖假道殷割使人耳鼻授之詞答　成祖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居父恩義成祖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噬指血為書付李中使至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見　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陳瑛言殷匿亡命私畜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

擠殷死笪橋下曦言殷自校水死都督許成祭其事
上怒罪深曦對曰此上命也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
金瓜落二人蔭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率衣大哭問
駙馬安在　上曰為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
二子　上乃以公主二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旗
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不得
至今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興世襲孫純舉
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
上不答兵至淮比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今遷

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高皇后
二女也右自盡死者凡二十四人　黄觀　廖昇
王良　顔伯瑫　陳性善　王叔英　周是脩
魯鳳韶　龔太　黄越　王良　鄒瑾　魏冕
王省　劉璟　梅殷　高巍　何申　程本立
劉玫　梁良用　牛景光　李堅　李儲　福
死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脩諸臣自
靖自獻不有其身忠義之氣流行宇宙信乎而彌著
矣乃若張紈毛太亨董倫相繼死於解職之日樓璉
死於草詔之後王達死於十難之餘甚至變易姓名
潔身行遯若雪菴和尚東海樵夫之類更僕未易悉

數也一時人心風俗視商周之際為尤盛別為論次云

都御史景清本耿姓陝西真寧人清倜儻尚大節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脩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是夏鄭文鑑劉觀及清奏事罷以巡事訛懷印入刑科更巡為給事中劾下獄詔宥之改金華知府建文初署北平參議 成祖嘗宴之尋召還 成祖即位清覘知建文君出亡也志圖興復乃自詣 上上厚遇之清藏利劍衣衽中謀行刺

一日欽天監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明旦清果衣緋獨趨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詹躍前犯駕 上皷令左右執之得所藏劍清詹躍嫚罵 上大怒先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前噴乃剝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而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上漫清伏劍追逼晨過清繫所忽索自斷清屍前二二步若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夷九族極焚其先墓又時入殿庭為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事後圖報死者一人夫景清慕豫讓之風自盡其心

爾天星垂象爲非人之所能爲也

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楊州而死節爲
又正統間台日現形於察院與御史相接談其死事
浙江按察使王良因　文廟登極而死節者正德戊
寅夜亦覩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魂義魄千古不滅
于此可見事載詳於萃忠録

行人司正吉水尸公昌正統已巳之變扈駕北征預知
勢不可為問詩十一首有曰故人欲效新亭泣羈客
猶懷杞國憂又曰授命臨危非愛死全軀避難是佘

生尋自刎而死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
五十年也二未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
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
邪噫此士氣所以當培植也

正德時寧王反因各官謝生日宴畢王呼曰汝等知大
義否孫燧曰不知王曰大后有密旨令我赴京燧曰
請旨看許逵曰天無二日此是大義王怒曰尚敢如
是無禮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孫忠烈公燧巡撫

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取病議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盡而為我創新衙門乎第令加葺於後堂檻下故溝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先運忠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為公杭節死難之兆云許忠節公兵備副使逮不俟梃立受刑觀者壯之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為靈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正直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檐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檐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其罪何若會對曰為人臣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

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
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
乃罷羣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
為上客

齊人茅焦見始皇車裂膝歩櫜樸二弟遷太后蕢陽宮
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諫之王大怒按劍趨至焦曰
陛下有狂悖之行而不自知車裂假父囊樸二弟遷
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不至是矣天下由之瓦解臣
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臣聞天星二十八今已二
十七臣滿其數王乃下殿手接之爵上卿迎太后歸
子如初楊子曰茅焦可謂廓虎牙矣

屈原以直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漁父見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
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
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
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
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

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
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濁
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宋弘薦桓譚君山為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声
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
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直導主乃令
朝廷欣悅鄭声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欤梁公碑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

孰將起焉神器毀欤孰將舉焉天之傾焉公之儒焉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
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之休揭若
日月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椽過太行山反瞻河
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
之感動詩有陟屺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
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椽當
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老夫人萬里之
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

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矚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夫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姚交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刺

數萬人別開御道公謂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吁嗟乎神猶正直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趣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送人不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故貸之流于平原即道出寧州舊

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欲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
碑下凡三日而去吁嗟夫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
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
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柜之不應光輔曰州將
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
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
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公頸
雖死不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
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

乎公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来俊臣誣
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并從誅
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杵公誣引
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懼
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
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
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一下令曰百姓復爾業茲来吾自
當之秋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
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

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公出為河北道元帥
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
山谷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
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
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
對曰有之憶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得數百人
及命廬陵王代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
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

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後命策出
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翅
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
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
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
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胖
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
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
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

我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帝
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
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毋孰親子與姪孰近
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
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
天感泣命褰簾使盧陵王拜公公隕絕於地則天命
左右起之祔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謂
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
子後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

宗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
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
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榷猥
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
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
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公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
猶未用焉政秋官侍郎又召為相果能誅易之輩反
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
知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

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爲
公爲大理丞杭天子而不屈在豫州則日柜元帥而
不下又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
正之氣出於誠性見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何足道哉故系之云
商有三仁殷紂既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
如火孝寔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極天
之亡遂長風而孤騫邈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
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

翼陰扶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簽靈
萬年垂光憲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范仲淹樓
毛仲本高麗人性識明悟玄宗爲臨淄王時常伏侍左
右開元中部統群牧孳息數倍玄宗大悅加位至特
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
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
源乾曜韓休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
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
朕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

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內外雖王公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傲褻不為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之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也

安樂公主恃寵嘗奏請昆明池為湯沐中宗不許安樂大役人夫極其側為定昆池池成中宗常庶人往宴令公卿已下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

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處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爾

宋寇準年十九歲登進士第時太宗召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為寇準增其年準荅曰用舍有分吾初進取可行許以勞其君乎

宋晏殊為童時張文節薦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欺

王荊公與唐質肅介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

愛馮道嘗謂其能屈力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
日於上前語及此事唐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
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荊公曰五就湯五就桀者正
在安人而已豈得非純臣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荊公為之變色

宋賈黯狀元及第謝范文正公曰某後進偶得科第願
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
賈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終身用之不盡
御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至僧舍富公每過佛寺

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為佞乎富公亦笑
自是不為也

宋莊獻太后臨朝時御史臺有闕吏錄臺中四十餘年
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疑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
則橫其梃否則直其梃此語謹於縉紳范諷為中丞
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閤吏忽直其梃范大驚立召
問曰爾梃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
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棓揮者數四庖
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

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卻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逼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獅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頗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悪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来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柆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潮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歸至家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修官乞斬秦檜耳心流寓忠襄以金陵一倅嘯詠罵兀术視死如歸豈知自布衣時志節已卓然矣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

之謀也乾道初虜使来猶問胡銓令安在張魏公曰
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陳剛中字彥柔侯官人建炎進士剛中性慷慨敢論事
紹興初官迪功郎上言民力凋瘵請罷冗食去虛文
以足國用遷太府寺丞應詔又乞議恢復大忤秦檜
意未幾胡銓以劾檜貶韶川剛中作啓賀其行有曰
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
遠之有人又曰知無不言猶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
聊乘下澤之車檜聞之怒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

差知安遠縣適有嶺盜剛中盡瘁撫定胄虜宋庶家
貧不能歸塋上論嗟惜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
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来上謁蓋
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
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
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
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檜殺之立非出於平
章則皇子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

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計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厭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楷模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煥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權遣使聘

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使諸賢屢幅死士除奇解
嫌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
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緑野之遊則易危為
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
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去未幾禍作

朱子語録云福州張甯字柔直蔡京竇致為塾客柔直
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
来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
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

發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
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瞿然曰此非
汝所知也即入書院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
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和其所知以楊
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奏金主謂河南乃宋
朝陵寢所在�GB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
量臣乞以聖意論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
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聖語
至虜庭納之袖中既還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
曷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
中書奏曰臣来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雜載國書令
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
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
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
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
明報仍先宣示庶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
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須審處邦乃孚休既還上甚

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
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
秋此身行止一浮漚提携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觧
乳不
光堯之喪金虜来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
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
元弼言請免不許請徹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
期虜侵入席傳呼不絶仲遠曰若不徹樂有死而已
不敢就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
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簽識者連呼
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声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
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北向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
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
命賦詩曰昔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去則同凶禮
強更為吉禮更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筐鏞末只
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
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
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

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 上喜謂宰相曰京鎰令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孝宗時近習梁俊卿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漲於東百姓如沙之東西而田焉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沒至今未正況沙田乎上大悅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卿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生事誰斬汝萬段豈足塞責卿惶汗免冠謝父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奪鄧通韓魏公勻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鄱陽張公琬洪武初以貢入太學試高等拜給事中調戶部主事廣申謹身殿災 上不朝者七日公謂衆曰天不可一日無日臣不可一日無君吾輩當死諍之羣臣方以嚴見憚俱莫敢言惟公言之 詔可賜文綺尋陞戶部侍郎 高廟謂公曰朕以草昧之初行經鄱陽人物風土未遑周諏可賦詩以對公應制

曰門倚東湖小浦濱春来景物益精神百花洲接新
橋路五老峰連薦福雲風度鼓鐘孤寺曉烟横楊柳
萬家春風光尚想還依舊上苑題詩得具陳 上為
稱賞尋放歸田里俄遣中使斬公於永平市復有優
詔赦之已無及矣年甫二十七復賜塋於江右之人
不許任户部官或云懲於公也嘗問曰汝職地官天
下民數糧稅汝知否公不事籌畫應對周悉 上喜
曰汝可謂盡心者恐賜死坐此
國初象山人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尤禾天下大亂隱而
不見年將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先獻
一詩曰 大明洪武元年春雷一聲天地響龍飛
在天兩如膏大地山河增氣象山人昔往東海山山
形如象山名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松林間
一朝陰氣斂白日天昏地暗人變顏人變顏心鐵
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
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
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
中承聖旨敕君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既

稱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巳酉條孟子節文欲去其配
饗即上疏先是有　旨来諫者當射殺之唐果置棺
祖廟當箭　上見其諫甚切命大醫院療其箭瘡配
饗得不廢後成化閩陳南山作四月八詠有錢丈奇
勛之詩曰引棺絶粒箭當胷攘死扶持亟聖公仁義
七篇文莫盡覓旒千載繪仍龍机麟既奮回天力汲
黯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偏寰宇半宮東畔置祠宮
魏文靖公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
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錐部堂尊官亦斂辔迴避

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避王銜之譖于内衆為公
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
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懍慨言其故且曰臣不
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温言慰之
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
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
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
其至盛服自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

其專權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
直以選對　上以疏示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所以
培植愛息之則祖宗之恩至矣
閩趙榮當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覲京師時虜情不測
人心洶洶榮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
志解所束金帶贈之及曹吉祥及時文武皆畏縮逃
避況榮工部尚書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披甲躍
馬奮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
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
人能于陣前鼓舞將士卒滅賊成功李賢對上語
之上曰固忠臣也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商文毅
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怎
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
色曰朝廷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
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化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
守者渠一日檢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
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撿易此人不黜

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徹去西廠
公後致仕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妻賢嘆曰某與公同
朝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
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辭文清公瑄有理學重山東學政人稱大子王恨之
卓政也問三楊吾鄉人有可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
對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寓於朝房三楊先過之
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
若主之擢皆王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

語之亦不往時恨至閣下問何不見聲少卿三楊乃
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
轉致吾等意且言恨數問之賢云朝房道三楊意瑄
曰原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
久之恨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諸公見恨
皆拜一人獨立恨知其為瑄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
是銜之指揮某死妾有色恨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
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大理駁
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恨風旨劾瑄得

賄故死獄詔逮至午門外薛瑄呼文曰若安能問
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柳
之于市殺之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會棺有老僕
素謹厚不預事是日哭於厨下棺問何為泣曰今日
辞夫子將刑故泣棺問何以知之僕曰卿人也備告
其賢棺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獄終不屈

胡濙尚書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
林聰獨上章劾之文嵩之日求其罪不得會聰卿人
有事吏部應荅聰為福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文欲

寘之死廷議擬大臣辜榷官例廷臣附會文意無敢
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此以大臣囑托公事
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
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虜吾不預公
等自為之于是議遂罷曰再議之公歸遂卧病不朝
數日 帝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使太監興安問
疾安造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
安爾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此所以悸也
上曰此擬殺

人可乎聰得不死

景泰上頗事声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
人及宦侍爭拾為戲笑編修楊守賦銀豆謠曰尚方
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驅良工顆々勻圓奪天巧朱
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
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電鼓鼉舞中官跪拾多盈
袖金襠半墮羅裳綉巖得天顏一笑懽并賜歸来坐
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
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
碎如冊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
見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入珎官倉有米無
銀羅櫉瓢盡作潸中瘠明主由来愛一噸安邦只在
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弘治丁未星變鄒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
萬安劉吉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疏入不報因下
智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囊頭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
所屈撓供詞畧曰智與湯鼐等往来朝會或論經筵
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

璽書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恤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畧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翛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饋送堅却不受寫懷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究誰真憂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曰盡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平生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閩人黃肇字伯固正德己卯為武選郎中時　朝廷有

旨南巡江西寧藩蓄逆已久　上不以為憂也大臣科道交章不聽黃以其出江彬之誘因疏六事令錄其文不惟見黃之文行而　武宗一時之事可悉知也其畧曰陛下臨御以来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倭倖又再壞于邊帥江彬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不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至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二曰通言路三曰正

名號四曰戒遊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車駕負
外即陸震見其疏稿願出署名以進疏入自分必死
為書別知友托以後事及收拾遺
寘之死地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門
輩體極脩瘝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
須知我道固當然可謂鶚死而不悔也
成化間羅一峰諱倫以李文達公賢父喪奪情上疏極
言不可謫南船人或以文彥博薦唐介事諷之李曰
吾委不能為文潞公耶逾年文達公死是時羅公之

貶雖時相李賢為之畫策者學士陳文也文死山陰
薛綱御史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雖歌声裏路人
歡填門客散名猶在召郭田妻死亦安墟井已非今
日利水山不似舊時寒尤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
已復官士林快之聞公被謫出京時並無士大夫送
公行者獨有士夫某餞別詩云江左風流此丈夫終
於楓陛聽傳臚百年事業冊心苦萬古綱常赤手扶
郭隗臺前析疎柳考亭祠下掃寒蕪問渠榮辱升沉
事天際浮雲自有無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為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太
監梁方主其事先是建三官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
甫田人林俊恐復重費草疏一言寺觀之建無益繼
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
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繼曉
梁方空其名書成使填吏大駭扣頭泣曰使疏果入
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累吏也俊曰死罪
吾已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不敢諫令其僕告
於俊所厚侍講吳希賢力止之俊曰吾忘已決不可

回也但事後煩君為傳耳因貨其所乘馬區處家事
畢賫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使張某曰請屏人視張
閱曰君能言人所不敢言吾豈悔之然雷霆之下恐未
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張度不可
回令其同年參議張某諫之俊不應置疏于案而去
疏入詔下錦衣獄吏杖之俊曰俊備員見事有害于
國不得不言罪誠當死即死奚事杖也獄臣壯其言
吳上擬謫姚州判官後量都督府經歷張骯爭之亦
竝謫吐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

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後出見者莫不為
之吐舌而後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曉亦坐是
寢寓寺不成建則後之志亦已伸矣

附宦卒匠僕之忠義正直

漢李善長字次孫為南陽李元家奴建武中元家疾疫
相繼死亡遺孤始週歲名續家貲巨萬諸奴欲謀殺
續而分其財善長知之乃潛負續逃去親自哺養至
十餘歲引歸脩理舊業使續告諸奴之謀財業者縣
令鍾離意捕奴還財詢主謀者殺之續厚養善如父
子至光武時拜善為太子舍人

唐吉中蒙周任江西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僕輩泛舟西歸
內一僕患疫未瘥蒙周以時值大暑舡小逼熱衆慮

相染因擠於中流僕久熱得水涼兼素善游雖病能
隨波上下至岸有漁叟引置於家身沾席問閒兩岸
喧聲扶力出望見蒙周船沉溺乃雪涕嗟嘆與漁叟
網索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疾已平復矣於是
悉心致哀舁置其觀立標掩瘞夫趨走事人誠為愚
賤蒙周厥其卧疾致之死地不念舊惡力為之掩瘞
痛哭流涕此人之難能也若服名教曳縉紳者外貌
是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天寶以前多刺客李汧公勉為開封府鞫囚有一人縱
而逸之後數歲勉鎮官密行河北偶見故囚因迎歸
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曰僕纔千足可乎曰
未也二千足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
之故因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以脫勉被衣棄馬而遁
比夜半至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故復行勉因言
其故未畢梁上有人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及天未
明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噴故囚夫婦之心何酷也
僮與刺客可謂真義士矣

唐天寶末安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宮嬪樂工

梨園弟子數百人會於凝碧池梨園舊人不覺淚下
聲遂露刃磨之有雷海清者投器於地西向痛哭遂
被支解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萬户傷心生
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邊
奏管絃他日緣此詩不死然愧於海清多矣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琶八追
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死
以報國一日鄴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鐶登
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中馬琦

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
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耳因罵鄴曰我月官一石米且
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其心降虜尚得為人耶琶八
怒曰汝欲何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尸灌油焚三日琶
八如言琦恐追及高宗故以焚屍緩其程耳會稽帥
茲卿請為立廟祭之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
至不敢稱虜為賊其能為宋仗節死難者乃一衛士
奮擊虜酋嫚罵降帥至死猶不絕口嗚呼偉哉
宋趙隣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其子来

之亦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幼無田以養無宅
以居有僕趙延嗣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
以給之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一日至京師訪
舍人之舊識謀嫁三女見翰林宋白侍郎楊徽發聲
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輩徒被衣冠俱與舍
人交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於
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

王建者屯田郎中李景儉親信之既而
去景儉應募為兵十年矣會景儉以子孝學妖術事發景

夫婦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景儉平生親友無一
人敢餉問者建獨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
兩月景儉貶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
國門建追泣而隨之防者譴之建曰此我主人也豈
不得相隨乎景儉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家人皆辭去
曰我不能從君之死卿也建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
景儉自縊死旁無家人建為之治喪朝夕哭奠如親父
子見者皆為流涕殯于城南舍然後歸嗚呼建賤隸
也非有忠臣烈士之行人非矯迹以求令名取祿仕

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累以救故主之急始終無
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於富貴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
今世士夫因人之力或位卿相而故人臨不測之患
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恐禍之將及已也去而避之
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極救耶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黃山谷題其居曰塚王坊
崇寧初詔郡國列　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劉之
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鄂州翰黃學士詞翰遂至
飽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

士大夫所不及也遂餽以酒肉而從其請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
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
非苗傅劉正彥遣来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
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
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来相告爾
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
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攝衣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行去如飛明日公命

取死因斬之曰夜来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

夏貴家僮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為軍統制鎮江北降福與子大源等結貴軍復之貴既附元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貴以元兵入城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枉殺大源大淵呼曰汝誅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　又前李懷光有異志潛與賊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人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負我死甚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心而死〻甚心矣懷光殺之以其兵及馬遂等討懷光懷光自縊夫貴之降元也閱四年身死而懷光旋即敗殁去其養子家僮之死統幾時演芬與福百世流芳而為之義父主翁者萬年有餘臭矣

劉信甫揚州人即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托之孤漸

長孤之叔利其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
今悉為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叔之子以父訟不勝
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校怨殺吾父適達
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
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枷使証服曰孤俾某等
殺叔守受孤賄若干鞫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
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
甫先遣人密送孤至京師避於一達官家囑之曰慎
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

言減死既出叩踵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
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償信甫曰奴之
富皆主翁之陰也今主有難奴敢脫之分內事耳寧
望求報乎力辭不受

四明戴獻可者跅弛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家世雄於
材獻可死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暴承家業用度無藝
里中惡少交狎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
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在時出納無欺一
日與婦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

物仍復妄為楊忠哭諫不顧偶伯簡與其徒會飲呼
蒲楊忠梃刃而前執其尤者梓首頓之地數曰我事
主人三十餘年即君年少爾輩誘之不善家產掃地
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無遺邪我斷汝首告官
請死報吾主人于地下其人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
楊忠噤咽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紿我耶其人曰
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
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
曰老奴驚犯即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
後不三四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
不忍見即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户羞也伯簡慙泣自
是絕羣自守一聽楊忠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
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哉士大夫輩所難矣

洪武間霍哥南粵人守西樂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冀
其因隙以發未幾胡誼上所居井湧醴泉邀上觀
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慙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蚵
以言氣喘舌駃不能達上怒不敬左右撾槌亂下
公垂死忍痛指賊第上悟遂命左右曳駕登城近

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於屏帷間數匝乃還則
罪人就縛時召公已息絕矣遂贈官賜塋地於鍾山
之西至今春秋祭焉
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
頓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 上詈之曰反蠻敢爾敬
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 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
動上曰我家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
景帝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
東宮生日也英叩頭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日帝為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懷愍英所言者謂憲
廟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已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
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敢有遷都為言
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
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
諭之又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童曰我君豈
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曰吳某至吾無憂

也相對泣官童曰告也先吾中國為君者甚衆失一
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與也先不魯相見
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諭也先曰爾父某年
来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為賓主
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
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　英廟配問
於官童曰馬有萬乘君而為胡壻耶後史何以載卻
之則佛其情乃紿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
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

齎寢復卻之曰留侯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
御也先益加敬之

天順間有楊埕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
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楮寫之不如世號
楊倭漆人惟知其絶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
七年錦衣指揮門達　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
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衷指揮彬嘗得進言
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捃摭衷之數事奏之遂拏
衷彬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埕憤然曰　朝廷

設科道欵其理寃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達幷檎楊下獄且逼其供為李閣老噱楊懼栲死于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証見不若會請委官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詞矣明日達如其言奏　上會衆邀李出閣於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上表得從輕楊亦免下獄噫此與張說証元忠不殊說何人我塌何人哉視當時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藝云者耳哉

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劾孝曉　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解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詆我不然彼何知官中事以硯擲之不中復朴以筆脫帽俯伏　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詔梁芳傾後丶死若等不得獨生童瑾以寶石得幸上命其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柰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對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都御史王公恕屢上疏

切直恩每陰扶之免禍孤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大
臣為刀鋸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
等本刑餘之人何怒為也
常隨何罪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孤治間目見張后兄
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為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
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
者張戲之又帶酒汚宮人幕遂持爪候宮門擊之賴
太監李廣傳露得脫明日上疏隨被　張后杖死時
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杭疏古今無

道合叱干惟異世心如卷伯却同符
正德逆瑾等八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靜於
內閣故諸臣得以賣諫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
遣行乃使人偽為衛校持旨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
以為信復偽語斥內閣寺部科道文士之禍始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
彬張永也及瑾誅永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
京師謠曰馬飽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
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谷為鼓也

廉介

周時有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旁有遺金置李札去徇道逢男子見金顧指取之男子收鑮瞑目言曰五月被裘而採薪寧是捨金者乎不顧而去

季文子相三君卒大夫亦飲云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曰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人臣奉公如文子者難矣

及觀史稱丞翁歸卒家無餘財宣帝賜其子黃金百斤汉奉祀孔明歷佐貳帝死家無贏貲王弘之卒也

家業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張璲以
事櫏死家無餘財宋祖深恤之蒙古耶律楚材為相
二十年身死之後或譖之太后乃馬真氏命近臣覆
視之惟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之數人頗亦不留身
後之美視季孫行父無忝讓矣

漢許卿陸公積為鬱林太守泛海而歸惟一空舟因恐
饑覆乃載一巨石鎮之至棄于婁門之野埋沒土中
為民家居址有識者過而謂曰此鬱林太守石也弘
治丁巳樊御史命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曰廉石

仍建亭以覆之

後漢閔貢字仲叔含叔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
得肉日買猪肝一斤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
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動
安邑耶遂去同郡周黨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
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范舟字史雲陳留外黃人與同郡丹邑字延博同志友
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丹年長先着
入須臾出解與雲窮居自若言貌無改時人為之語

曰飽中生塵范史雲箧中生魚范菜蕪漢記曰史雲
桓帝時除菜蕪長以母喪不至官後辟太尉府議者
欲以為侍御史因通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
賣卜於市而不求人
楊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詩云人間無處不天
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起
清風
晉胡威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
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威言

婉謙而順
胡威父為荊州太守威自京都省之留十餘日告歸父
賜絹一疋威跪而言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父曰是
吾俸餘姑以與汝耳
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郡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
曰貪泉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一詩曰古人云
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
操愈厲常食不過菜與乾魚而已
晉元帝時鄧伯道為吳郡太守載米之任不請官祿只

飲吳水而已在刑清明百姓懽悅為中興良守
後稱疾去職郡有迎送不受一錢百姓千餘人牽船
不得去臨夜潛遁吳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
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椎不去蓋謝令貪也
周本師古阪扈悼杜黄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
寄錢數十緡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
送乃於宅內伺候累日有緑輿自宅內出從婢二人
青衣籃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奔歸以告師古
遂析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尚書左丞相李廣有清德其妹寡妻也寡方秉權嘗
造廣延至寢室見其門籍甚敝延令人潛度廣狹以
廄竹織成加緑飾將以贈廣三槀至門不敢發言而
去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黄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
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
積財者必剥下以致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
不若忘其不道以歸於人黄驚其言
唐李泝公請勉字安卿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

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汗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汗公許之托塋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来謁汗公共啟墓出金付之又為嶺南羅鎮歸行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物校江中而去李約為兵部員外郎汗公勉之子也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托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貨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密以夜光含之後親屬来理資物請官司發棺驗之夜光果在墓

中

白樂天守杭州日以清介自持及代還取天竺一片石攜歸因賦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蘗唯向天竺山取得一片石後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又賦詩曰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其清應可謂始終不渝矣

唐憲宗賜裴晉公玉帶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當留在人間識者服其度余謂公之度量塵視金玉其性然也未第時嘗還

人三帶累無顧惜況老成貴重何有一帶耶昔宋子
牢有餽璞玉者子牢不受餽者曰此寶也子牢曰爾
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若晉卞者可謂知所寶
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為博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
廉介一日迓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
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入見曰法
當閉關不敢啟鑰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
之中間有家問即令臧官燭取私燭閱畢命秉官燭
如初當時遂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廉白

之節昔人所高此亦矯枉太過哉

曹鏗字克明號爾齋宛平人為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
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
啟封漫置篋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無好辰砂
公曰我有故人曾以此惠當奉送又取視乃中有砂
金三兩克明驚嘆曰淵已沒呼其子歸之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穆

宋魏野上冠相公詩曰文武兼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
居鼎鬲無地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始回鎮臨

求二陝。調燮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旗暫擁来。下車三度雨。上殿數聲雷。未暇瞻珪璧。先蒙訪草萊。幾思趨相府。恐懼復徘徊。後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云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宋仁宗在東宮魯宗道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飲之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遲當托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如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俱備實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来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童献言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後章献皆用之

宋趙抃任成都携一琴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舁去之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偏滑龜放長江不共來

宋趙清獻公墓在衢州城東有人題詩於驛曰千夫荷檐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偏舟經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漢嚴釣臺在富陽江之涯有過臺詠者曰君為名利隱我為名利來蓋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予以乘偏舟者過清獻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以語偏舟此詩意圓語病若自知為利名而夜過釣臺則尚德之心深矣

宋晏殊元獻公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眷注日深

仁宗時至大用

呂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也包孝肅伊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頗召其子之伊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可以愧矣

富鄭公為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贈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千鄭公力辭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為不害大體

包拯

憂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不受

宋杜衍公享客爰用彝器客有面稱嘆曰公為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之此雅不好爾然公性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壤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所不能及也公退居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甲陋居之裕如烏帽皂縐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宋王文正公旦每見家人服餙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
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
之不敢令公見烏有貨玉帶者公弟持以呈公曰甚
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
自貧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
各宜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来有名士
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

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
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即番禺將受代有俸
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户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
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
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特地泊歸舟江水依依別
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来休蓋昔吳隱
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校諸石門
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
去作詩貽羅君云與世長爹忤持身轉覺孤寅緣新

齒舌妝梳老頭顱我已訶濫史君誰誦子虛同歸燈
火讀家裡石渠書時羅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
作玉壺氷朱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来無
琴鶴公去有芒鞋又有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
何處山中無菜羹貞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
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
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守閩廉侵
么帑之毫厘皆當令廉吏也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則止東坡謫臨

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文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又挑取一塊又以竹筒貯
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
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
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
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
未包楶夫端州州歲貢硯若干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
遺貴人亦又自留不可計數公命製綂足貢外一硯
不取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真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兗王成合宴以賞真宗預焉酒方洽棺謂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坦曰聚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為宛丘令司賦充而遷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上實倍彼賦非聚血而何上不悅而輟宴還第乃去山為壁寫儒行篇他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皂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每醉後殺人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竢其醒白以其故以是觀德之觀卒山忠敎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為將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污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滌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怨柰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巖閻詩曰馬首經時巖島歸王

師到處悉平夷檐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
又兀术殺卒而妻其妻术有七首極利卽則枕之婦
人取七首將刺术术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未默
然為別求夫遣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二
虜著名亦有是善彼貪淫視之有愧矣
元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
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性廉介好施與一日後園徐
步見樹根一穴堋陷諦觀之下有石甕啟之皆白物
也乃巫蠱之一毫不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
治壬戌歲大饑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矣
乃啟其穴物皆如故取出收糴以散貧人活者不可
勝計物盡已女適人穴中之物錙銖無犯後子純粲
解授翰林承旨孝祥壽九十
永樂中胡壽安字克仁為新昌令常以古靈先生教民
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胡
性清介不奢侈一毫無取在官惟粗衣糲食嘗眠
一紙帳自題一絕云紫絲步障最奢華卧雪眠雲自
一家雪又不寒雲又煖扶持清夢到梅花

宣德間陳信仁和人以廉能任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
舊俗華靡信裁剸無留事民甚愛之任滿行李蕭然
吏民餞贐有餽白金者俱不受人皆稱嘆蘇人杜瓊
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毬又却吳民餽贐錢任使
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正統間東莞令盧秉安莅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不
受士民一物惟受士民之詩乃自賦一詩云不貪自
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
一失掛心腸

吳文正公訥為御史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齎黃金百
兩追送公不啟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
要過前途寂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
間

正統間福建都司王勝身居武弁有文德廉介自持出
巡則屏食自隨人呼為菜王一日有千户奉白金一
鋌以餽不受命造亭衙北名却金明年勝到亭題曰
每因性偏遭彈劾四十年過不動心匣內惟存三尺
劒囊中肯受四知金平生節操何曾改半點秋毫孰

敢侵令對此亭堪駐馬仰天無愧發長吟時海道副
使李顒司孔子忍渴盜泉之水曾子過車勝母之閭
惡其名也暮夜金不受義也何必求聞於人因題云
懷金相送獨能辭高構華亭照路岐不比當年胡刺
史平生清節畏人知胡刺史乃胡威父
秦襄敎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公悉
檎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宗怒逮公
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
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

歸未旦賜金幣貫以旌其廉謚襄敏河南巡撫按任臣瑞汪
直亦以事至時汪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邑撫率屈
禮以見公獨與杭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
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
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
不置上釋之
于謙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賊劫舟遍
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去及
還朝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蘑菇及線香本

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鄉閭話短長

蔡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厲行動準古人雖位至腰金恒借貸於人嘗於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玉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自箴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著有易學四書蒙引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之稱虛齋先生

王翔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貽一

無受有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固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貧甚公召問之曰何不買田宅曰貧不能也公曰買之其人籲訝公自衣間解其珠與之直可千金又詔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於分外爲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朝退正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為兵書崔

茶為吏特公直以名呼之

林對山福志論曰清為令德而世鮮或容嘗試論之世之病清者蓋有六焉曰高曰簡曰察曰嚴曰能悃人曰少容物高則以其名忌之簡則以其禮責之察則以其明畏之嚴則以其少恩訾之能勝人則以其勝已惡之少容物則以其隘議之凡此六者清者之所以不容也雖然世之病清者止於此六者則猶足以成其名也而且以不潔污之而且以無稽謗之持是皦皦將安所托之甚哉獨醒之難也豫之初六節之上六其義皆凶而詞不同曰苦節貞凶悔亡夫節而苦非聖人所謂中也而節則聖人之所不易得也古曰貞焉曰悔亡焉有取焉爾鄭公望高琎堅之數公者皆以飲水之操坎坷仕路或至窮約終身林泮鄭漳二司寇陳中丞達與弟暹雖躋華要然而跋前疐後陷危屢矣論其節不無過苦固聖人之所取也雖道窮一時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有志之士蓋欣為執鞭云

章楓山曰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至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蓋宮室妻妾飲食

衣服之欲難足故也人能儉約自無此項病痛

識見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夫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斬之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耳漢高祖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宴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胥吏工匠皆有羸餘是皆得廉賈之術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

於大度之士而敗於窶陋之小人

楚大夫兵加齊齊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見道傍有穰田者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豐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拾雙車馬百駟髡乃行時齊國幾不振

魏范雎有智能與謁者王稽入秦逢丞相穰侯行縣雎曰穰侯專權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侯至勞稽曰諺君得無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不敢別去雎曰穰侯智士見事遲嚮疑車中有人忘索之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漢曹操自立為魏王欲立愛子曹植為嗣尚未定乃謀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操怪之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劉景升袁本初父子耳操大笑遂定曹丕為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喬夫者公之故人也公奚而不舍以待後車乎文子曰不可吾嘗好

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嘗好佩矣此人遺我以玉
環是嘗順我過矣求容於我者也今恐其以我復求
容於人也嗇夫果收文子後車三乘而獻之其君
管寧與華歆共鋤菜園中見地有片金寧揮鋤與瓦石
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
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時人以此定管
華優劣又華歆與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
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胡為不可後賊追至朗欲舍
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托寧

可以急相棄耶遂携極如初世以定華王優劣夫幼
安子魚景興皆海内人譽也然而景興遇子魚則堪
作衙官矣子魚遇幼安又拜下風矣乃知人品固有
等也故君子權衡人物必剖析乎毫厘

唐宰相姚崇病亟戒諸子口張說與吾隙深我死後必
害吾族然其人奢侈吾沒當来吊汝盛陳寶玩張說
不顧舉族免矣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請得即
録進仍先礲石速鐫張料事逺後必悔諸子如言張
作碑文云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

功存數日張果悔取本策来改姚子引使者視之碑
已工畢說悔曰死姚崇能箕生張說
高宗時群蠻聚為害討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發
卒迎敬業盡放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州刺史至皆繕
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畢方曰賊安在曰在
南岸乃從一二佐史徃觀之莫不駭愕賊持兵覘望
又見船中無人無兵伏吏閉營隱藏業直入其營告
云國家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
後去者為賊惟召其帥責以不降各答數十遣之境
內肅然其父英公壯其膽畧曰吾不辯此然破我家
者必此兒英公既薨　高宗思平遼勳令製其塚象
高麗中三山猶霍去病之初連山後其子敬業舉兵
及武后令椎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初敬業十餘
歲時射必溢鎡走馬若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
善將赤吾族也
唐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罷坐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
文曰太子

久如小人離問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
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唐宣宗遺詔立嫂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
為懿宗上嘗出宮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
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
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
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
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劾
盜張海過高郵軍兆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
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
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
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業何欲
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
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
終日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絞床嘆曰范六丈聖人
也文正之見與杜悰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
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
楊諫官表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

責已豈可歸罪服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顧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以鉏善類豈勿寧有極乎

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問曰王于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王帶駿馬太祖嘆曰真英雄也選王帶名馬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于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條帶與此不同儻請宣示藝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俶大懼服夫二君所見一狡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耽其所寶以昭示其宏遠之畧皆用世之智能也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際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嘩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欷歔復行衆不敢譁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居內祈禱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曰

王所需也文定取墨筆欖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
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
卒有辭共析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疲
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樂飲
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
甚多皆所謂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
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
從善尹臨安官寺欲窖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
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

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出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
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
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
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苽難辦幼安命
于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苽二十片限兩月以
苽收錢於是苽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
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急且至炳亟
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
且即至矣炳乃率吏葷携行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

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且有熟飯熟水厚酬其
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
擢守臨川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
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
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之
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皆殺之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以范文正領浙西縱民競渡與僚佐
日出燕湖上諭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

諸寺工作鼎新之新倉廒要舍日夜千夫監司核奏
杭州不恤荒政將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
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
皆得仰食於公然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
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觀建大塔工
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
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
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
此邦之人為之也飲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

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儈之不為塔也

建陰中曹郴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青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導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来獨木版尚不能前最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

南倌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檽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校此盡紅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衆方聳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衆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来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貼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

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嵐崙關檥智高平邑管
及師還如言取錢幕府等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
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懸庭下矣欽青宣
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嵐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
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
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又之使人喻孫
元兒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勤勞坐客至曉
客未敢退忽馳報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嵐崙矣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
起坐問是誰曰某来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夏國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
曰某不忍頓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
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
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
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樫范手
再三嘆曰非某所及
治平中夏國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何事時太常

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元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王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析祝唯〻而退及宴使者凡言卜事俱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表

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旁贊諛不已盧多遜曰此僞蜀曾有此號帝大驚遽令

[illegible]不然予意宋祖既知即當改也何至四年之冬見鏡有乾德四年鑄字復驚以問宰臣竇儀奏曰蜀少主之號遂又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或者一事而誤記之耶歸田錄又以竇為陶穀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即不用也

如淳爕之淳先用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傍遂不用也有因時事而用好字眼者如　國朝天順之類是也若用先朝字眼有故而然如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因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為不可及也故改元為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至宋孝宗既用以為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出宣和遺事并南唐賊張遇賢年號出五代史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出宋史不知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此即劉豫之毋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慈憲之事歟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祐曰外人謂勞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祐

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
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宋仁宗時廣中抄沒二巨商得大珠帝以賜張貴妃諸嬪
御羨之爭於市中求珠珠價頓增帝聞一日後苑賞
花貴妃以所賜珠為鮓帝望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
紛全無些忌憚妃急易之帝悅珠價遂平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
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

也王嘗春日遊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
眠如是卒起對曰無事可做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
諸事薄曉如田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田易吾
汉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能百萬亦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
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
十萬乃可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
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
錦奇玩珍羞佳釀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間雅
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

浮海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千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所從来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送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噫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遠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顙然耳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如此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嘗盡無哉特莫識其人無緣試耳以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也勾踐以四封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是推也蓋不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成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能知進退存亡者哉

唐世祖塑老君像居祖廟之中其事可鄙哉　太祖高

皇帝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對曰非也於是頓悞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却衆議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此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闇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乎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之陛下面北拜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賢之喜

劉伯溫臨終時遺命勿塟焚屍揚灰平生所讀兵書盡進於朝死未幾　上聞之遣中使至其家索其書其子趨朝進焉　上甚喜且欲命官營塟其子以父命云對　上不從今青田有伯溫墓實虛塚矣

國初朝覲凡州縣老人亦與焉其年

太祖問老人曰朕築室後湖為藏天下黃冊當作何向
一人曰當東西相向早晚日色所晒庶無濕潤　上
喜問姓名曰毛某因賜酒飯　上曰汝言有理即托
守之俾無鼠耗遂埋於其地（以其姓故）至今雖有鼠而黃
冊無恙弘治間卽中東莞鄧琛管冊於湖見一老人
揖曰吾為朝廷守此百四十年一冊不為鼠傷未嘗
蒙管冊諸公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耶言訖不見明
日鄧具牲醪祀之至今為常
本朝功臣多不寄終驍騎郭德成終身以酒自汚一日

授其府都督僉辭　上怒曰爾兄弟皆侯辭何誑也
德成泣曰臣非草木不知　聖恩但臣懶慢躭酒位
高祿重有失職卻殺臣也人所樂不過多得錢飲美
酒隨意自適　上喜遂賜黃封白金一日既醉免冠
上見髮禿曰風酒漢髮毛如此非過酒乎德成仰首
曰猶厭其多欲剃光耳　上默然既醒悔其觸諱盡
剃披僧衣唱佛曲　上謂其妹寧妃曰前謂戲言今
寔為之非風而何德成嘗見兄弟宣武威襄征鎮四
方經時不回則曰虛名也好聽辛苦也好受魯如我

樂也

太宗崩於榆木川仁廟在南京帳内左右良窳優金文靖公速集諸内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栝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内榷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為裡椑成權斂而錮之即殺工以滅口命光禄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正統間宮殿當繕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屬巡

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諸途勒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而治即樣餘米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正統已巳孟冬虜犯京城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之兵于肅愍公力爭請同亨率兵出營德勝門外與虜對壘已而虜被我砲擊死者數萬人大沮退石亨奮欲擣擊愍公又力爭縱虜令北去出戰者所以護

京師縱虜者所以安上皇也

成化間朝廷好寶甚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劉公大廈為車駕司即中項使一吏於庫中檢舊案劉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吏檢不得項答責令復檢三日終莫能得劉亦秘不言會科道連諫其事遂寢後項呼吏詰曰庫中案卷為得失去劉在傍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粮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幹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杜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聲然降立對劉再拜謝之惜其位卑公[illegible]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

劉忠宣公大廈為兵部即中時方議征交趾行司取求樂間兵甲倪粮之數公密將文卷置於卧床承塵堂上索之至再不與至楚死吏一人亦不顧事遂已逾年尚書石子修訓曰安南文卷尋之不見何也公曰

文卷存耳尚書駁曰朝廷索之甚急而乃不進置吏
死地何為公曰與其一吏死孰若千萬人死乎尚書
起拜曰吾子器識非老夫所及他日可量乎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
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
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故生民之遺孰此
白沙陳公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巳子百姓戴之如
父母徧觀當世未有如此者吳公連舉謂古人有言
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庶幾當之

天順中寇都憲深視院篆剛悍自用馭僚屬甚嚴一日
歷事監生考勤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啟
蓋韓雍時為禽院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善字庶易
成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有裨國體
韓中丞奐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
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服公役為賊掠至官
軍累征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穽韓厲声
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
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遣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

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柜敵不
支遂平之韓公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
惱飲之却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多集議
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公可手斬此賊布
政戰縮公笑曰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
何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其他類此
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為神